

# 聋天使

Deaf Angel



周晓枫 著

“她是散文家中的散文家”

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 / 鲁迅文学奖 / 朱自清文学奖  
人民文学奖 / 十月文学奖 奖项得主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— Deaf —

*Angel*

# 聋天使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周晓枫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聋天使 / 周晓枫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02-1845-7

I. ①聋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5558 号

聋天使  
LONGTIANSHI  
周晓枫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 
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9.5  
字 数 168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45-7  
定 价 59.00 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 目 录

1	聋天使
45	一晃而过的面孔
57	墓 衣
89	仙 履
112	翅 膀
126	二十六个字母
147	骗子的星期天
172	“我”
192	文学的敌人
199	桃花烧
215	合 唱
238	献祭之床
261	琥 珀

# 聋天使

## /一/ 蚕蛾

### 1

由于附着蚕种，柔软的纸比原来挺括。对准台灯，我隐隐看到纸张内部的絮状纤维，蚕卵比芝麻粒儿还小，薄得能透出光线。轻触上面凸起的颗粒，仿佛神秘盲文……这是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书写和孕育。我期待着十天之后幼蚕的出生。夜空密布群星，排列得像蚕纸……含着笑意，我陷入睡梦前的恍惚。

内部开始孵化了。蚕种由最初通透的奶黄色籽粒，渐变出里面五号字体般大小的黑逗号。刚孵出来的蚕极小，不能以手碰触。我用羊毫毛笔把它们粘起来，仔细地刷到桑芽上。把原来装庆大霉素注射液的药盒穿好气孔，去掉铺在里面的瓦楞纸衬底，合上盖子，就成了清洁安静的饲养盒。蚁蚕们乔迁其中，拱动着，寻找锯齿形的叶缘。

之所以被称作蚁蚕，是因为小小的褐色个头儿与蚂蚁相仿。只不过，后者紧掐的束腰和皮革质感的体表使它成为行动灵活的铠甲战士；幼蚕尽管生有细幼刚毛，却单薄得易于被摧毁。蚁和蚕，两者现在看起来体貌酷似。我想起生命常识课本上的插图。胚胎形成初期，不仅是和近亲的灵长类，从猪羊到冷血的鱼，人类胚胎和其他动物胚胎长得全都一模一样：蜷缩身体，形状近于耳郭，黑色眼影如外星生物般，大得夸张，那是永远停滞在吃惊里的表情。胚胎期既然如此接近，那到底经历怎样的转折时刻，一方开始沦为另一方的陪衬，乃至牺牲品呢？倘若蚁蚕与蚂蚁相遇，注定悲剧，蚂蚁会毫不犹豫地吃掉自己的贗品。我想，生物之间，存在着一种危险的仿生学，如同首领常常会吃掉他的人民——生命之初，他们已深知彼此，自身的弱点就是对方的破绽，自身的潜能也预示着对方未来的强悍。

只有几十天的生命旅途，我必须学会保护蚕宝宝远离比蚂蚁更大的危险，才能使它们抵达使命。

## 2

蚕的食谱如此单一，只吃桑叶。找到桑树的难易，就意味着养蚕的难易。

法院宿舍那边有两棵桑树，但离我家远。每次采摘，我

尽量多储备一些。把叶子放入扎紧口子的塑料袋里，保存在冰箱，能多放几天。没办法，成长期的蚕食量惊人，仿佛永远在饥饿状态。铺进去一层桑叶，就被迅速咬出锯齿形边沿……仰俯之间，蚕连续错动口器，头部越来越深地嵌入弦月般空缺的黑洞里。不断进食，不断排泄，纸盒里撒满黑颗粒状的蚕沙——蚕的样子，已精简为一截短短的消化系统。

假如储备的叶子不够，来不及接应，我还曾偷窃。范家院子里的桑树，每年都因甜美多汁的桑葚招致贪嘴的孩子们偷食。范爷爷或许并不吝啬，只是不愿鳏居后的宁静被打扰，于是小院的防护设施由竹制矮篱笆改成了宽网铁丝。这个数月前做完白内障手术的老头儿，常常坐在黄昏荒寂的园子里，坐在皮表浅裂的那棵桑树下。一个老者就将如此，慢慢地，被消化在他的桑榆暮景里。范爷爷不欢迎任何来访者，尤其是孩子，他那孤僻者的威严构成无形中的压力，使我觊觎桑树却不得不多加小心。好在，范爷爷的邻居家新来了进京就医的亲戚，男孩名叫小盐，只有八九岁，他愿意充当我的同谋，可以趁人不备的时候折断几根细枝；小盐之所以成为范爷爷唯一能够容忍的孩子，大概是因为他从不喧闹，安静得像个永远不被读出声的句号。

蚕在进食中分外专注，我曾击掌、佯装怒吼、手指突然在它们面前晃过等，但什么也不能让咀嚼过程停顿，它们不受任

何惊吓，慢条斯理地，继续吃桑叶。它们似乎从枯燥的食物来源中已获得完全的满足，不再好奇任何其他口味。按照顺序，从头顶上方吃到下颏底部，它们不停地如此；这个动作，像重复中的膜拜。对某种食物怀有近乎偏执的忠诚，蚕让我想起吃竹子的熊猫，或者远在南澳大陆只钟情桉树叶子的考拉，它们都是些行动迟缓的动物。或者说，忠诚就是一种无比缓慢的品质吧，难以转移和变化。

当然，我指的食物忠诚并非绝对意义的。实在找不到桑树，能用莴笋叶短暂替代，可惜蚕丝就不能保证匀整的银白色了。因饲叶品种不同而调节体内的化学变化，吃莴笋叶的蚕，吐浅黄色的丝。变幻出的颜色，令我既惊喜又感觉怪异，说不清楚好恶。我奇怪地联想起那天遇到的患者：一个因急性黄疸而躺在急诊室病床上的少年，通体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金黄光芒。当医护人员们围拢过来，少年突然坐起来，在环衬的白衣中他的肤色显得那么奇特，大百合中橘金色的蕊柱……仿佛弥散着一种神秘或至危险的花药，他从两个医生臂膀之间的空隙，忽然，向我微笑。他的微笑，我不知道是接近邪恶之美，还是更接近有罪的奇迹，我也无法了解自己是被这微笑祝福还是诅咒。规律与规则之外的部分，总令人茫然。

成为能够吐丝的熟蚕之前，还要经过数度蜕皮。微微抬



升的身体前端与蚕座之间形成一个不大的仰角，它们雕像般凝立，不动不食。入眠看起来是成长中的停顿，其实也是划分蚕龄的分界线。从薄透、褶皱、很快会被风干的旧皮中脱身出来，蚕一次次发生着变化。从蚁蚕到五龄蚕，体重增加万倍，而蚕体面积也扩大出五百倍，这些怪诞的蚕，终日匍匐在容量更大的药盒里，为了把桑叶转化成体内积聚的能量。

我搓捻旧蜕，像碎葱皮，没有什么味道。然后我小心捏拢拇指与食指，拿起一条蚕，它在指肚的压力下晃动起头部。我示意小盐的手从蚕背上滑过，感受它表皮腻滑的绸子质感。小盐碰触了两下就失去了兴趣，可能不喜欢它肉滚滚的样子。当我试着把蚕放到小盐的鼻梁上，他吓了一跳，慌忙闪开，皱起眉头地表示反对。我就不怕，再壮硕的蚕也无力抗争，任由我观察它体侧的黑点、尾棘和两排令人肉麻的连绵腹足。活不了多少天的蚕虫，却有着老者那样憔悴的额头；两只很小很小的眼睛之间，突出的肉红的额，烘托着上方一片石灰白的体色——我觉得它模仿了京剧丑角或者是鸭子的脸。

### 3

食欲减退，到五龄末期，蚕停止进食，胸腹趋向透明，形同一只裹紧的纺锤，它将逐渐抽空体内的丝线。当蚕吐露第一

条丝涎，倒计时开始了……细到纤维的卷尺标算着它的命，它开始每寸每寸地计数。

昆虫精湛的数学天赋令人惊叹。比如蜜蜂，蜂房是严格的六角柱状体，一端是平整的六角形开口，另一端是封闭的六角形棱锥形的底，由三个相同菱形组成；组成底盘的菱形，所有钝角都为109度28分，所有锐角为70度32分——研究表明，这种结构可用最少的材料建造最大空间的建筑。其实何须科研数据，看到闪烁周易玄机与几何美学的蜘蛛网，看到尺寸规整、如出一辙的洁白蚕茧，谁能不被迷惑并折服其中呢？

织茧时，蚕耐心地摇摆着头：最开始，能从发光的茧囊里看到它的动作，由于茧腔逐步缩小，蚕体尽力向背部大幅度弯曲，呈现出受难般的“C”形；渐渐，视线越来越难以穿透茧壳，只剩嘴部隐约的黑点在其中移动；渐渐，它彻底隐没在织就的屏障之后，去经历秘而不宣的变形。

椭圆形的茧，轻盈柔嫩，在我托捧的掌心中安静而神秘。摇动茧子，听见轻响，我仿佛晃动着最小最小的沙槌。克制不住好奇心，我用镊子辅助剪刀，小心翼翼，屏息静气，外科手术般割破一个茧囊。其中的沉睡者如此陌生，体长缩至精短，呈茶褐色，镀满幽微的金属之光。甚至没有头脸和尾足……蛹，紧裹着自己，像尊小小的木乃伊。

为了加深了解化蛹的过程，我找来一张软薄的稿纸，蒙在碗口，用橡皮筋绷紧固定。我把一条即将吐丝的熟蚕放在这个平整的鼓面。蚕爬行着，力图寻找到一个向上的支点、一个可以绳结的角落来织茧，但屡次往返，都徒劳无功：没有高度，只有碗沿之外空落的悬崖。一张空白稿纸，足以构成一个无法走出也无法遁形的格子世界。喷薄的期限已到，它不得不把隐秘转折暴露在光线之下，暴露在平展的舞台……它必须接受我强加的屈辱和叛卖。不止一只蚕被我安排到这样的命运里，否则，我得不到那张碗口般圆整且有厚度的丝帛。一只蚕吐尽它的丝，另一只蚕接续到它的位置，稿纸不断承载着它们忘我的书写。等积累到一定厚度，我把丝片从稿纸上剥离下来：满月形的，大小如同一张茯苓饼，柔润，轻软，蚕丝铺展非常均匀……这些不用测量工具的天才。完成使命的蚕再度深睡，并在其中经历转折：从圆柱状的肉身，到枣核形的蛹；从腻白变得金黄；那笋壳般的环状体节中，酝酿着鳞粉覆盖的翅膀。原本内幕中的嬗变，现在成了摊平的秘密，我可以毫无阻拦地看着它们在我眼皮底下演化。奇怪的是，多年后，我忘记了从蚕到蛹中被裸露出来的点滴变化；我记住的，与生物教材里泛泛的图示无异，疲惫的熟蚕和体壁坚韧的褐金色的蛹，而茧囊里的一切都被简化掉了。我即使确信自己曾不离左右，凝视它们

缓慢到不动声色的缩骨术——但那些时刻，全被擦涂。我好像从未溜进后台偷窥过，好像帷幕揭开，演员已化妆完毕，彻底容身于另一个角色。是否成蛹的过程是平淡的，并无预想的神秘，所以才被我轻易遗忘？是否蜕变里藏着丑陋的细节，出于审美上的习惯捍卫，我才湮除渣滓，错觉金光闪闪的蛹似乎只需垂下眼睫的瞬间业已诞生？是的，什么印象都没有了，尽管碗口上吐丝的蚕一定集体出卖过真相。我兴致盎然的观察实验到最后毫无斩获，为什么，个人记忆总是流于虚妄，我们总是要服从于公共知识以及它的巩固教育中所附带的情性呢？

蚕，最小的织工。在辽阔世界那拖曳着的襟袍边沿，它匍匐着，谦顺地劳作。当储存的丝纺被掏空，蚕也气若吐出的游丝，看起来体能衰竭、疲惫不堪，褶皱的前额更显出它挣扎到最后的老态……命数低贱，蚕似乎不具情感起伏的资格，但我发现了此时它那献祭者的神情。终生熬炼，蚕终于酿就超越自身的唯美的丝帛。想起童话中存在一种匪夷所思的薄透织物，折叠起来能穿过针孔。寻宝人踏山渡水，终于目睹魔法：蜘蛛编制了这件想象之物，体积如此之小，裙裾铺开却华丽得足以盛装一个新娘。神奇之物，常常出自平凡之手吧？像蚕织出丝锦，像唱诗班的孩子传诵天籁。

蚕的幼虫时期没有性别之分，它们终日咀嚼，不做他想，所以我会错觉那只是一小截一小截蠕动的消化器官。然而，吐丝之前蚕就停止进桑，然后由寂然的蛹变成口器已丧失功能的蛾子——漫长期间，它始终绝食。有些变态昆虫以蛹越冬，但蚕不是，它很快就将临近终点。蚕的前半生没有战争和性，一旦成为蛾子，唯一目的就是交配。似乎，它们一生饕餮，积聚体能只为尾声里一场性爱狂欢。

蚕蛾胸腹披覆密实的鳞毛，米旧色，像用久的剪绒毛巾，脉纹明显的翅膀也像把旧扇子。比之幼虫，蛾子眼睛显得大而空洞，仿佛来自灵界一样，虚幻莫测……或许这是纵欲者的标记。蛾子交配时，性器持久镶嵌，一只像另一只的倒影，两者腹部都极其微弱地抽搐和起伏着。当我恶作剧地尝试强行分开交欢的蛾子，它们的末端渗出少量浅黄黏液。两只受到打扰、做爱还没餍足的蛾子，会重新寻找机会，继续对接它们的尾部。

我记得那道从茧子中撕扯开来的微光，厚重扑粉像日本艺妓般的蚕蛾出场了。它曾一经一纬地编织，然后在狭小的个人修道院里，开始自闭中的修持。究竟是什么力量，使它撕破禁锢自身的经纬，从沉睡前的绝对禁欲走向背叛后的绝对纵

性？蚕蛾们当众交配，尾部紧紧媾合在一起，旋转方向时也焊接着，须臾不离。它们为何展示这不顾廉耻的情欲，而不成为像幼年所为，成为昆虫版的僧徒？或许，神话已经暗示答案。在这些以神明为主角的故事里，我们发现，性能旺盛的诸神所追逐的总是美色，很少垂青凡庸，更何况丑陋与渺小之物。情欲，是神赋予被弃离的卑微众生唯一的、能依靠彼此酿造欢快的能力——它是临死之前最好的宽慰。

一只交配后的虚弱雄蛾，停靠在我的掌心，翅上的鳞粉像老墙皮上的石灰有所脱落。看它气息奄奄，我也有所黯然。

蚕蛾是少有几类我能碰触的蛾子之一。我怕蛾子的巫气，很少沾染。相比蝴蝶，蛾子的翅膀普遍色调阴郁，即使相对浅亮一些的，图案也令人产生隐隐的威慑之感。《沉默的羔羊》的著名电影海报中，鬼脸天蛾遮挡住女主角无辜的嘴唇……鬼脸天蛾最显著的图案特征是背部的恐怖骷髅。地球上翅膀面积最大的是地图蛾，它的茧也超大，据说墨西哥人拿来做鞋子。我想象地图蛾那令人震撼的双翅上重叠的波纹和眼斑，仿佛诡异暗示着某个藏宝洞穴或邀约死亡的深渊。即便再普通不过的灯蛾我也怕。它们围绕路灯旋飞，光源映照下，状若雪花。而电线杆的基座下，跌落着大量衰微的灯蛾，毛茸茸的头部像早春的柳芽苞，而溅了斑点的翅膀脱落着鳞粉。灯蛾气衰地扑腾已经不中用的翅

膀，挣扎，在泥苔上，在狗和不拘小节的人留下的尿迹上。我不喜欢它们仿佛来自冥界的眼睛和小丑那涂得惨白的脸。

死去的蚕蛾被我随手扔掉，与灰尘垃圾为伍。如果小盐在，他会把死蛾子收集起来，收进折叠的纸包，然后再扔掉。他怜惜着这些自己喂养过的小生命。和范爷爷一样，我对小盐抱有超出常人的宽容，我不嘲笑他。即使嘲笑，他也听不见。

## /二/ 耳蜗

### 1

夜晚如同巨大的扑火的黑蛾子，向光耀的白昼靠近。它的翅缘擦碰夕阳，引燃晚霞。在我看来，黄昏是一天中最动人的时刻。诗人说：“夜风中感光的物质，漂在水上、空中……”我总预感什么神秘之物会在黄昏之后到来，但日复一日，黄昏不过意味着普通的晚炊，召唤着归来者；我还是作为被生活软禁的囚徒，回到既定的那张餐桌。

爸爸杀了鸡，炖成诱人的酱红色。我不动筷子，因为公鸡

临死之前在家里养了几天，我不习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物变成死肉被享用。公鸡死前遭受过羞辱，孩子们追逐它，拔下最漂亮的尾羽——做成的毽子闪动墨绿色幽光，在游戏中翻飞。这是一只骄傲的公鸡，健硕，威风凛凛，但我不喜欢这种虚张声势的禽类，它的眼睛小而凌厉，像精密的微型表盘，特别势利，给我一种分秒算计之感。何况，它最后时光也带给我困扰，我担心防范不当，公鸡会靠近蚕室并吃掉它们。对公鸡来说，那只是一条拱动中的肉虫，没有任何额外价值——蚕在审美上任何的抒情意味都消失了，消失在它肥沃的蛋白质里。这是公鸡的利喙所抱持的观念，这是另外一种等级意义的公平。

晚餐令我难以下咽，因为那盘油汪汪的蛹。作为医务人员的妈妈为小盐求医带来便利，小盐父母登门拜谢，并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。他们带来新米、野木耳、油豆角，还有据说是土特产的蚕蛹。这种蛹比家蚕的蛹大出许多倍，黑乎乎的，我难以想象它原来是拥有怎样体积的巨虫。下油锅烹制，静死般的蚕蛹突然分不出头尾地集体摇动，笋壳样的韧皮里露出腹节之间的嫩黄色。我恶心得抓住锅盖，当啷一声扣上，把充当大厨的爸爸吓了一跳。

小盐在众人面前表现腼腆，不怎么抬头，不愿和平时那样与我用表情和动作交流。我想小盐肯定是不吃蚕蛹的，果然。只有四个家长无动于衷，没有丝毫对食物的心理障碍。他们的



筷子频频伸向那盘特殊的菜肴，咀嚼之下，蛹的表皮纷纷破裂，在他们的齿间流溢着肥沃的蛋白质。

虽然偶尔能猜中小盐的心思，但在更多方面，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耳聋的男孩。他坐在那里，无声无息，如同生活里的一个幻觉。

## 2

小盐帮我从范爷爷那里偷桑叶，作为酬报，我会请他喝北冰洋汽水。通透的瓶身上，有著名的北极熊标志，这种生活在冰天雪地之间，皮毛雪白、看似纯洁实则凶悍的动物，带给我们联想中的凛冽凉意。起开瓶盖，明黄色的液体冒出气泡……两个人中，只有我能听到气泡生成又破灭时甜蜜的沙沙声。

小盐边缘蜷曲的耳郭上有两枚小痞子，像个冒号，我很少发现谁的痞子会在这个位置，于是捏住他的耳垂凑过去观察。薄软骨质具有良好弹性，所以耳朵即使被弯折也不会受伤，不过他娇嫩的表皮还是被我扯出一片隐隐的浅红色。我看到他外耳道里的小茸毛。在外耳道弯曲狭窄的盲管后面，隐藏着神秘的鼓膜和更深处的耳蜗。

我不知小盐因何成为一个聋儿。是染色体或基因携带先天性的致聋因子，还是外伤造成的听骨链中断，抑或药物作用